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Selamat Petang !

我們剛剛讀了這兩段經文，其實很深刻的，做人的根本，大根本在孝悌，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。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」，這句話就讓我們了解到，在家孝順父母、友愛兄弟，離開家不管到社會哪個團體，就懂得忠於領導，忠於團體、社會、國家，就懂得「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；事兄悌，故順可移於長」，他到單位去對領導者、對年長者、對同事，都懂得友愛恭敬，這個社會就安定了。有子，這句話再反過來，其為人也不孝悌，而不犯上者鮮矣。假如我們不教給孩子孝悌，他出社會是給人添麻煩、添亂。為什麼人走入婚姻，這婚姻是大事！都得要拜天地，那要為整個社會有好的下一代負責任。

我們這節課，大家一起來學習《左傳》的一篇文章。在第一頁，周朝的文章，「鄭伯克段于鄆」。左傳是春秋時候的史官，左丘明先生寫的叫《春秋左氏傳》。而在古代，其實天子跟君王不好當，我們都只看到皇帝、天子權力很大，都不知道他們的日子怎麼過的。從小當太子二、三點就要爬起來，早朝，四五點、五六點就早朝，為了天下的事務非常的忙碌，而且他們的一言一行，隨時都有史官記錄，這樣的日子你能過嗎？不能亂講話，君無戲言，你不能講完話，沒有，我開玩笑的。不行！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言而世為天下法，行而世為天下則」。所以左史，他有左、右兩個史官，左史記事，他做了哪些事、發生哪些事，左丘明先生他是左史。

《左傳》專門記載春秋時期，這二百五十五年的歷史，從魯隱

公到魯哀公，十二個君王整個二百五十五年的歷史，這《左傳》記載的。右史記言，就記這些君王所講的話。我們五經裡面有一本書叫《尚書》，裡面很多都是記載堯舜禹湯這些天子所講的話，把它記下來。我們這個民族特別重視歷史，為歷史負責任。人活著的時候，要有利於當時的社會人民；死了之後，能夠恩澤後世，這是有志氣的價值觀。而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它也是讓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孔子作的，讓裡面的整個歷史更加詳細，進而把孔子寫《春秋》當中的深明大義把它彰顯出來，因為怕後人看不懂。比方說這篇文章我們還沒讀，《春秋》就是這句，「鄭伯克段于鄆」。講完了，大家懂了沒有？但是你不得不佩服孔子，就一句話，就把歷史裡面的功過全部都給它點得清清楚楚，孔子畢竟是聖人！

「鄭伯」，他是鄭莊公，為什麼叫他鄭伯？他沒當好哥哥，不稱他莊公，稱他鄭伯。「克」，克是攻克，是兩國打仗，現在是哥哥跟弟弟用克。孔子一個字，就點出了一個歷史人物的根本錯誤，而且傳之後世兩千多年。所以那時候的人特別怕孔子的筆。亂臣賊子，你們什麼事都敢幹，我用筆把你記下來。他就害怕了，會怎麼樣？遺臭萬年。所以以前的人，他畢竟還怕史官。現在的人，寫，你就寫，我不怕，那就麻煩了。所以人一定要有羞恥心才行，時時要對家族有責任、對社會有責任，他就有羞恥心。「段」，這個段是鄭莊公的弟弟，他好歹也是一國的公子，不稱他公子，稱他段。為什麼？他弟弟也沒做好。所以每個字都把整個做人的本分，褒貶都點出來了。「于鄆」，鄆是鄭國邊疆的一個地方，代表哥哥追弟弟追得很凶，都點出來，哥哥還是做得不妥當。

所以《春秋》義理非常的深遠，必須要孔子的弟子，他直接受教於孔子，他才能深明大義。所以《春秋》這樣一直傳下來都是口傳，從子夏傳出來，子夏傳給他的學生，一個叫公羊高，一個叫穀

梁赤，由他們兩個傳下來另外兩本就是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。所以彰顯春秋的史實跟義理的有三本書，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左丘明先生寫的；《公羊傳》，這是公羊高先生傳下來的；《穀梁傳》，這是穀梁赤傳下來的。到了漢朝，才把它從口傳最後記錄成文字「春秋三傳」，講得都非常精彩，我們今天就來看《左傳》這篇文章。我們先把文章過一次，讓大家了解整個故事過程當中的事情發展，還有這些人物的心態跟行為。我們過了一遍，再回來，我們看看給了我們什麼啟示。所謂以銅為鏡正衣冠，以古為鏡知興替，這個就是歷史。以古為鏡知興替，一個國家、一個家族的興衰，在裡面就可以得到啟示。以人為鏡明得失，我們讀歷史，每個人都是來啟發我們的，一個歷史故事，對我們的人生就有很多的感悟。我們來看：

【鄭伯克段于鄆。隱公元年。左傳。】

『隱公』是指魯國，因為《春秋》是魯國的史書，稱《春秋》。其他的國家，它就不一定稱春秋，但是都有記歷史。所以我們看《史記》裡面，春秋的這些國家，很多歷史都是記載下來的。所以《左傳》是從『隱公元年』，到哀公二十七年，二百五十五年歷史。

【初。】

當初的意思。

【鄭武公娶于申。】

『鄭武公』是鄭國國君，這個「武」是諡號，諡是指他去世之後給他的尊稱。「鄭武公」娶了『申』，名武姜。這個武，因為他的丈夫稱為武公，所以這個武也是隨著她先生的諡號，後世稱武姜。而姜是她的姓，她是姜姓之國的公主。她的名叫「申」，所以世人稱她叫武姜。所以人這個姓，走到哪代表他的家族、代表他的國

家，人哪有不莊重的道理。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這個親包含自己的國家、自己的姓氏。

【生莊公及共叔段。】

她生了兩個兒子，『莊公』跟『共叔段』。

【莊公寤生。】

這個字念悟，『寤生』就是難產。生莊公的時候他的母親差點就喪命。

【驚姜氏。】

生他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姜氏可能非常驚恐，因為差點就沒命。

【故名曰寤生。】

他的父親把他取名叫『寤生』。

【遂惡之。】

他的母親對他的態度是比較厭惡。可能是生的過程當中實在太痛苦，差點連命都喪了，『遂惡之』。

【愛共叔段。】

她後來又生了個兒子『共叔段』。

【欲立之。】

武姜希望讓小兒子來繼承君位。

【亟請於武公。】

這個字念棄，『亟』就是屢次請求，不止一次給鄭武公要求，你就換這個弟弟當君王。

【公弗許。】

武公，『弗』就是不允許，不，他不允許，不行。

【及莊公即位。】

後來武公去世了，兒子『莊公即位』，當君王。

【為之請制。】

他的母親替弟弟要求，你就把『制』這個地方封給你弟弟。這個「制」，當時候就是虎牢這個地方，本來是一個虢國的國土，在河南這個地方。底下就有這個字，我們看下文：

【公曰。】

莊公對他媽媽講。

【制。巖邑也。】

『邑』就是指這個地方，我們說縣邑就是一個地方的稱呼，就好像現在哪個縣這種意思。『巖』字我們一看「山」字部，就知道這個地方四面環山，地勢險要，易守難攻，是個很好的軍事之地。所以他的媽媽希望他封這個地方給弟弟，「制，巖邑也」。

【虢叔死焉。】

這個字念國，二聲。當時候鄭國要攻克這個虢國，費了相當大的力氣。這個『虢叔』本身德行也不好，後來這個地區就屬於鄭國。好不容易才拿下來了，這個也是怕他弟弟去了之後，假如他有什麼不好的念頭，那就很難對付。

【佗邑唯命。】

這個字（佗）跟你我他的相通。『佗邑』，其他的縣邑。這個不行，其他的可以，其他的只要妳說，我唯命是從。這個『唯命』其實也流露，畢竟是他媽媽的要求。結果可能過沒多久：

【請京。】

他媽媽看這個制沒有要到，要求『京』這個地方，這也是在河南滎陽這個地方。

【使居之。】

就讓他弟弟住在這裡，負責這個地方。

【謂之京城大叔。】

這個字（大）念太。結果接下來，配角出現了，他的臣子祭仲

說到。這個祭也是一個邑名，祭是指君王封給他的地方。

【祭仲曰。都城過百雉。】

這個「百」古音讀博，『百雉』。這個「雉」是建築單位。方丈就是平方丈稱為堵，三堵為一個雉，這是古代的一個建築單位。所以百雉就是城牆三百丈寬，一百丈高。他現在的城牆很堅固，他的都城過百雉了。

【國之害也。】

這個對國家是很有威脅的，這已經違背禮制了。古代這些都是有規矩的。所以：

【先王之制。】

他們的先王有規定制度，一個國家當中，大的都市：

【不過參國之一。】

它的建築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。中的城市，不能超過國都的五分之一。小的都市，不能超過九分之一。他現在都城過百雉，早就已經超過這個制度了。所以：

【今京不度。】

『度』就是規矩，不守規矩了。就是大叔京這個地方，已經：

【非制也。】

沒有在規定之內了，違法了。

【君將不堪。】

這裡用『君將不堪』，我們了解到這些臣子，他都是以國家為重，他不是你將不堪，「君將不堪」，提醒他，你是君王，你的一些決定是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危，你不堪，我們這個國家也會有很大的災難。這個「堪」就是承受，這樣子國君你就無法承受，這往後的發展會失控。

【公曰。】

莊公講。

【姜氏欲之。】

我母親要。

【焉辟害。】

這個『焉』就是何，如何能避開這個禍害？

【對曰。】

臣子講。

【姜氏何厭之有。】

這個『姜氏』，『厭』就是滿足，何能滿足得了！所以貪得無厭，這個無厭就是沒法滿足。

【不如早為之所。】

這個『所』就是處置。不如早做打算，準備好。

【無使滋蔓。蔓。難圖也。】

這個『滋蔓』就好像野草長得很快，一直在擴散，滋長、蔓延、擴散。『蔓，難圖也』，你等它擴散、擴展了，就只好對付了。

【蔓草猶不可除。】

『蔓草』指的就是這些雜草，易長難除的草，不能讓它一直長。『蔓草猶不可除』，做了這個譬喻。「蔓草猶不可除」：

【況君之寵弟乎。】

更何況是國君你從小被寵壞的弟弟，那就更不好收拾了。

【公曰。多行不義。必自斃。】

他做太多不符合道義的事。這個『斃』就是倒了，跌倒了，或者是滅亡了，就是不會成功的。他做了太多不道義的事，會自取滅亡。

【子姑待之。】

這個『子』就是稱臣子，『姑』就是你且等著看，俗話講，你

等著瞧看看。我們接著看下一段，它這個事情持續發展很緊湊。

【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貳於己。】

這兩個地方都屬於邊城，邊疆的城市。這個『貳於己』，在事上可能對莊公要納稅，也要納稅於他，其實這個就慢慢的逼人民要對莊公貳心，就聽他的，不聽莊公的。另外一個臣子看到這個情況：

【公子呂。】

字子封，子封就講：

【曰。國不堪貳。君將若之何。】

一國怎麼可以有兩個君王？國君，『若之何』，你到底怎麼打算？

【欲與大叔。臣請事之。】

你假如要把國家讓給大叔，為臣的我，現在就請求去事奉他，『臣請事之』。我尊重君王你的決定，你假如要讓給他，那我們事奉他。

【若弗與。】

君王你假如並不打算把君位給你弟弟。

【則請除之。】

那就趕緊請求您做出處理。

【無生民心。】

『無』就是不要讓老百姓生起貳心。其實說實在的，遇到這種情況，誰最可憐？老百姓跟這些臣子。兄弟的不和，造成整個國家陷入這種衝突，所以位置愈高要愈謹慎。

【公曰。毋庸。將自及。】

『毋庸』就是沒有用的。『將自及』，他將自己自取滅亡、自取其禍，不用擔心。又沒處理。



【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。】

把那兩座邊城，變成自己管轄的地方。

【至于廩延。】

這個『廩延』又是另外一個縣城。他就開始擴充併了這些地方。

【子封曰。】

公子呂，又說了。這個公子呂應該是掌兵權的，常常來請示情況。

【可矣。厚將得眾。】

現在可以處理了吧。『厚』，就是他的土地已經愈來愈廣大、愈來愈多了，繼續發展下去，他會有愈來愈多的群眾基礎。

【公曰。不義。不暱。厚將崩。】

這個句子有兩個解釋。第一個解釋，『不義』是指對君王不義；『不暱』，這個「暱」是親愛的意思，對兄長不悌，就是不親愛兄長跟兄長衝突，也是指他的弟弟於君不義，於兄不悌。『厚將崩』，縱使土地再大，他還是要失敗。這「崩」就是失敗，完蛋了。另外一個說法，他做出的是不義的事情，人民不會親近他、不會認同他，這叫「不義，不暱」，這是第二種說法。所以不成什麼氣候的。接著又有新的發展：

【大叔完聚。】

『完聚』是完成了城牆，「聚」是積累了糧食，都做好準備要打仗。

【繕甲兵。】

這個『繕』是指整修，製造很多的盔甲兵器。

【具卒乘。】

又準備好了很多的士兵。這個『乘』是指四匹馬的戰車。兵馬

都準備好了。

【將襲鄭。】

將準備偷襲鄭莊公。

【夫人將啟之。】

這個『夫人』是指武姜。『將啟之』就是準備做內應，來跟她的小兒子裡應外合。結果：

【公聞其期曰。】

這個鄭莊公也很厲害，這我就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日期的。他的眼線也布了不少，打聽到她哪一天要裡應外合。結果，他說可以了。

【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】

首先派出兩百輛戰車還有士兵，討伐『京』這個地方。

【京叛大叔段。】

『京』這個地方的人就反叛了大叔，因為在整個事件表現出來，就是這個弟弟在那裡謀劃謀反的事情。所以一般的百姓看到這個情況，古代的人雖然不識字，對這些道理他還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不認同這個大叔。結果軍隊討伐，這個『段』就開始逃了。

【段入于鄆。】

這個『鄆』是指鄆陵縣。

【公伐諸鄆。】

他的弟弟逃到國家邊緣的城市。結果莊公自己出馬，追到了『鄆』地。

【五月辛丑。】

五月二十三號，弟弟被迫得不行了。

【大叔出奔共。】

逃出自己的國家。這裡用『出奔』，「出奔」就是已經有罪的

叫出奔。這是指河南輝縣這個地方，逃到這個地方去了。

【書曰。】

這個『書』是指《春秋經》記載。

【鄭伯克段于鄆。段不弟。故不言弟。】

『段』做出來的行為不悌，不稱他是弟弟，叫『克段』，沒有說克弟。所以從每個字當中就是在斷他有沒有盡自己的本分，證明你有沒有盡孝，你有沒有盡慈，你有沒有盡悌？

【如二君。】

就好像兩個國君，兩個國家在打仗。

【故曰克。】

明明是自家兄弟，用『克』來形容，是根本沒顧及兄弟情感。「克」就是要殺的那種態度都出來了。

【稱鄭伯。】

不稱他莊公。

【譏失教也。】

諷刺他，沒有好好教育他的弟弟。

【謂之鄭志。】

就是說，『鄭』是指鄭國的人民，『志』是鄭國人民他們的心態、他們的態度，都是覺得這個弟弟比較不對。

【不言出奔。】

這個『出奔』是有罪叫出奔。孔子沒有講出奔，反而是講于鄆，這個含義就很深。寫到段，就已經是指責這個弟弟錯了。但于鄆意義上不是繼續指責弟弟，是指責誰？哥哥。「出奔」，他弟弟出奔，那有罪。于鄆，就是哥哥追到鄆地。所以實在難以下筆，很難寫是弟弟不對，為什麼？哥哥追弟弟追得這麼急，要追殺他。可能有人就會問，要不然莊公要怎麼做？要慢慢追，讓弟弟有足夠時間

逃走，那就是你有這分情分。你追得這麼急，孔子這一個字，就把事情、每個人心態哪裡不對，把他點出來。所以叫于鄆，不是出奔。接著，我們看劇情，順著發展下來：

【遂寘姜氏于城潁。】

這個『遂』是很快的就做了另一個處理。『寘』是幽禁。把他的母親放在一個地方，算是軟禁起來，放在臨潁縣。這個『城潁』就是現在的河南臨潁縣。

【而誓之曰。】

莊公剛討伐完他弟弟，火氣很大，心裡不平，發誓講：

【不及黃泉。無相見也。】

『不及黃泉』就是不到墳墓、不到死，我這一生都不見，死都不見我母親。

【既而悔之。】

這個『既』就是不久之後，又後悔了。所以人有情緒的時候，先安靜安靜。人一生氣，講出來的話往往都失言，可能讓別人難堪，也讓自己後悔。尤其他又是一國之君，君無戲言，一講完，右史就記下來了，所以他後悔了。接著：

【潁考叔為潁谷封人。】

『潁考叔』，這時候是『潁谷』這個邊城的，『封』，封疆封疆，他是守封疆的官員。

【聞之。】

這個『聞』就是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了解整個情況。

【有獻於公。】

他進獻、呈獻一些物品、貢品給他的國君，給莊公。

【公賜之食。】

這時候的禮貌，臣子進獻東西給君王，君王回禮請他吃飯。潁

考叔了解這個情況以後，他這麼做是希望幫他的國君解難。所以做一件好事真不容易，得想好很多方方面面的考慮。所以他知道他獻了這個東西，君王一定會請他吃飯。

【食舍肉。】

他在吃飯時候，把君王給他的食物放在一邊，不捨得吃。

【公問之。】

一般要吃到君王的食物是很少的，這麼好的食物，一般人應該是謝君上，趕緊吃，怎麼他不吃？

【對曰。】

莊公問他，你幹嘛不吃？他回答到：

【小人有母。】

我有老母親。

【皆嘗小人之食矣。】

我所有好的食物，都先給母親嘗過我才吃。

【未嘗君之羹。】

未曾吃過君王所賜的肉，這個『羹』是帶汁的肉。古代那個時候一年吃不到一、二次肉，所以這個食物他覺得很珍貴，又是君賜的。

【請以遺之。】

懇請君王，讓我拿回去給我的母親吃。這個『遺』就是贈與，呈獻給我的母親。當然，潁考叔是當時的孝子，講這段話那都是真情流露。所以莊公聽完，也很受觸動。

【公曰。爾有母遺。】

你有母親可以呈獻、可以奉養。

【繄我獨無。】

這個『繄』是語氣詞，有點就是唉！怎麼你有母親可以奉養，

只有我沒有。所以這個也反應出他後悔了。再來，看到孝子孝順母親，他也非常的欽佩，也很感嘆自己的情況。

【穎考叔曰。敢問何謂也。】

這個『穎考叔』要裝著不知道這個事，到底怎麼回事？所以當好人不容易，得方方面面考慮，得讓君王很有面子，有台階下。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【公語之故。】

這個『故』就是把緣故、來龍去脈告訴他了。

【且告之悔。】

也表達了他很後悔，自己講了那句氣話。

【對曰。君何患焉。】

國君，你有什麼好擔憂的？

【若闕地及泉。】

這個字念掘，通挖的「掘」字，手字旁的掘。你只要挖地挖到有泉水的地方，挖深了：

【隧而相見。】

這個『隧』是指地道，挖出來在地下的通道，叫「隧」。你在地道下相見，地道不就是黃泉嗎？不就到黃泉，就見了嗎？所以領導有不對的地方，給他提醒之外，還要把對策先想好，不然你給領導建議完，那怎麼辦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你不是白講。

【其誰曰不然。】

這麼做了，確實在黃泉相見了，在地道裡就是有黃土、有泉水。『其誰曰不然』，誰會說不行？誰會說不對？當然這麼用心良苦讓母子相聚，我相信天下人也沒有人會說不對，也都會很歡喜看到這一幕。

【公從之。】

就讓他去做了。

【公入而賦。】

莊公走進地道，憋了很久，講了一句氣話，不知道多久沒見到他的母親，畢竟母子是天性，看到他媽媽，不由自主，這個『賦』，就是賦詩、作詩。就念著：

【大隧之中。】

在地道之中。

【其樂也融融。】

就好像一個孩子很久沒看到媽媽，媽媽一回來很高興，『其樂也融融』。

【姜出而賦。大隧之外。】

他的母親，走出地道之後，也賦了一首詩。『大隧之外』，走出來了：

【其樂也泄泄。】

融融是和樂，『泄泄』是心情愉快，抒發了情緒，比較舒暢了。母子的心情不大一樣，不過都是比較好了，很歡喜。

【遂為母子如初。】

之後就好像，這個『初』是指像小孩一樣的母子感情。這個「初」也是指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的那個天性恢復了。其實這個心境人隨時都有，就是被欲望、被習氣給障住，什麼時候放下，什麼時候又回到孩童時候對父母的那種親愛。

【君子曰。】

『君子』是《左傳》常用來評論這些歷史的時候所用的稱呼。「君子」一般應該是指有學問的人、有德行的人，也是反映出當時候讀書之人、明理之人的價值觀。他們會怎麼看這個事情，說到：

【潁考叔。純孝也。】

『純孝』就是大孝。

【愛其母。】

對他母親很孝敬。這個純孝，也是純字當中純而不夾雜怨恨在裡面，不夾雜欲望在裡面，不夾雜這些習氣在裡面，這樣才能純孝。人把父母的過失放心上就達不到純孝，怨恨可能就慢慢滋長，情緒也慢慢愈來愈大。所以「純孝也，愛其母」：

【施及莊公。】

這個字（施）念義，就是他的這分孝心感動了莊公，推及到了莊公，讓他反省自己，知過能改。而且我們要了解，莊公能改，他這個國家的命運才能改。假如國君不孝，這個國家就麻煩了、就沒福了，老百姓有樣學樣，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。這是他鄭國的一個危難，在這些孝子當中，這些明理的讀書人眼中，他看得到這些部分，趕緊一來幫君王解困，也是幫這個國家解困。接著引《詩經》的一句話：

【詩曰。孝子不匱。永錫爾類。其是之謂乎。】

《詩經》裡面這句話提到，『不匱』就是沒有窮盡，就是孝子的孝行沒有窮盡。他的至孝的行為，這一生都是這樣保持下去，甚至於這個孝行又為後世所效法。我們現在看「二十四孝」，一看大舜，一看閔子騫，都被感動，孝心都被他們啟發了，「孝子不匱」。『永錫』，「錫」就是賜，賜給；『類』就是族，族群，賜給了、賜福給了他的這些國家族群。其實福從哪裡來？福田心耕，這個孝行教化感動了他整個國家的人民，這個國家哪有沒福的道理？都有孝心，這個國家鐵定有福。所以『其是之謂乎』，意思就是，說的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？《詩經》這句話，應該也就是說明，潁考叔這個孝行，能夠達到一個很好的影響。這是整段《左傳》裡面「鄭伯克段于鄆」的經文。



故事講完了，請問大家，您覺得誰錯了？媽媽。還有沒有？兩個都錯了。還有沒有？好。但是大家注意，我們今天這篇文章，三個主人翁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論的都是對錯，解不解決問題？家裡是講對錯的地方嗎？家裡不是說理的地方，說理氣死你，說理就顧及不到情，傷情。傷情，請問大家說的還是道理嗎？你傷了情就跟道理不相應了。講的話是道理，心態不對。有情緒、有指責了，講得再好的道理，沒用。所以就好像我們面對親人講話，首先不能有情緒，帶著情緒講道理，對方只記得剛剛誰脾氣很大，剛剛誰不高興，道理記不進去。所以一家人，那個道理都要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，才比較聽得下去。

我們現在再來看一遍這個經文，我們來感受感受，怎麼樣讓這件事不發生，不會惡化成這樣，那我們就從這個歷史當中得到智慧了。其實世間很多事情，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無奈，這個家，那個家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為什麼難念？第一，都是到了嚴重的時候才處理，難怪難處理。大家看看現在的人到什麼時候才知道愛惜身體？癌症了、高血壓了。現在人很遲鈍，都很嚴重了才有反應。為什麼會都遲鈍了？不讀聖賢書之過，沒有這個判斷力了。假如大家都背過《黃帝內經》，就不是這樣了，「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亂治未亂」，防微杜漸，事情就好處理。所以春秋那個時候很亂，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」，那不是一天、兩天就變成這個局面。「其所由來者漸矣」，會變這麼亂是漸漸形成的。「由辯之不早辯」，這個話很給人啟示，應該早就要分辨出問題，卻不早一點處理，才會造成禮崩樂壞的情況。

諸位學長們，現在的下一代亂不亂？不要說下一代了，我們這一代亂不亂？亂！為什麼？我們的上一代、上兩代沒有「辯」。我不是指責，我是指我們這幾代人，把什麼放在第一位？money，把

利、把錢放第一位，這麼教！假如孔子、聖賢人在這個時代看，亂得一塌糊塗，居然教這麼顛倒。《論語》說「君子喻於義」，君子明白自己的道義本分。「小人喻於利」，假如父母都是怎麼樣對自己有利，怎麼樣多賺點錢，請問大家，教誰？教出來的都是什麼人？這問題有這麼難嗎？「小人喻於利」，我們教出什麼？教出一堆小人。小人還不犯法，犯法還要被關，他很聰明，他不犯法。但做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事，不犯法可以把父母氣死，沒有道義。我們有分辨出來，這幾代教育捨本逐末，本末倒置！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，這要分辨出來。

而我們看這一篇文章，一開始的錯誤到底在哪裡？我們看文裡面講，鄭武公娶了武姜，生了兩個兒子。「莊公寤生」，難產，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」。父親取這個「寤生」，假如是時時告訴他的兒子：「兒子，你這條命，是你母親在生死邊緣，給你救過來的，你要念念不忘」。這個可以，可是他爸爸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做，我想是沒有。大家看，看起來是母子衝突，請問爸爸有沒有責任？爸爸看不到嗎？看到了，該做什麼？家裡面，至親有些不愉快，要當和事佬，趕緊把它化掉，你不化掉還增加那個對立，那不就顛倒了嗎？

現在很多大人，很搞分別。比方說孩子回外婆家，孩子一回來，這個奶奶問孫子，奶奶好，還是外婆好？這個胡來，你都把那個好惡的心，就這麼傳給孩子。沒關係，媽對你不好，爸對你好，這個雪上加霜！不好好把孩子那個本性、天性把他保護好，還給他添亂。所以這裡告訴我們，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」。這個心假如大小眼，假如偏心，就不得其正，心偏了，這個家的災難就要來了。請問大家莊公恨什麼？恨什麼？都對弟弟好，對我不好。這個文裡面，共叔段很猖狂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

。為什麼？他被寵愛了，愈來愈囂張。所以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」，這有道理，父母要負責任。

曾經我們聽到一個實際的故事。一個主管生了兩個孩子，哥哥跟妹妹。結果哥哥比較會讀書，妹妹成績比較差。結果這個爸爸就很疼哥哥，比較忽略妹妹。可能在成長過程當中，「妳看，妳哥成績這麼好，就妳給我丟臉；家裡的活，哥哥都不用幹，就妳幹，誰叫妳成績不好」，偏心了。講到這裡，我很慶幸，我爸媽沒有偏心，不然我從小成績就不好，我的心態可能就生病了。所以父母的心態不對了，孩子人格鐵定不健康，這沒有僥倖的。所以這個主管寵愛哥哥，哥哥就傲慢，忽略妹妹，妹妹就自卑。後來哥哥真的讀到博士，妹妹只有專科畢業。還送到美國去，讀完回來了，這個爸爸可能覺得很有面子，正打算帶著兒子出去走走親戚，我兒子，美國的博士。這個算盤還沒打好，他兒子來找他了。因為到歐美去那是功利社會，學了點東西回來跟他爸講：爸，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死，你有這麼多錢財、房子，你就早點給我。重視了孩子的學業、學歷，忽略了孩子的德行。而且心偏了，孩子的心態也不對，我成績好給你長面子，甚至成績好，來，爸，給我多少錢。所以我們之前學《禮記·學記》，「教也者，長善而救其失」，沒有顧及到孩子的心有沒有往好的去發展，教不好孩子的。結果後來他不給他兒子，他兒子還要跟他斷絕父子關係，氣到要進精神病院。接著誰出來了？妹妹出來了，孝敬他，病情才好轉。大家看哥哥又得寵，他就很傲慢。

這個故事裡面是誰得寵？弟弟，他也很傲慢。但是這個哥哥沒有母親的愛，慢慢這個心態就病了，很渴求母親的愛又得不到，最後嫉妒、怨恨就上來了。所以我們看到第一段裡面就是根源所在。

「遂惡之」，這個母親沒有平等愛護孩子，他們家的禍患就埋下去

。「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」，他的小兒子就開始被寵愛了。「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」，這裡就是她請了好多次，她先生都不行。但是我覺得她先生應該要防微杜漸，已經看到這個端倪了，應該趕緊輔導他的太太，應該趕緊把這個關係融合。難道他這個小兒子愈來愈傲慢了，這個爸爸不知道嗎？所以父母都要能早一點，調整自己的心態錯誤，不能讓事情發生成這樣，兄弟鬩牆，甚至整個國家都有危難。

我們看接著發展，這個莊公其實都還是滿母親的願望，希望可不可以討母親一點歡喜，但是事實上這個方式不妥當。莊公畢竟是讀書人，他應該要用他的智慧，來判斷這麼做能不能真正讓事情好轉。假如不行，還繼續做，那也是不理智。大家有沒有看，愈做這事愈嚴重。甚至於莊公好像算準了，好，等你怎麼樣了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所以你看等到他的弟弟，那個背叛的態度已經完全明顯的時候，他怎麼說？大家翻到第二頁，大家看，他的弟弟要偷襲他，他的媽媽要做內應，已經到這個地步。他覺得，媽媽對我這樣，不愛惜我，好，「公聞其期」，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，「可矣」，可以了，發兵。

所以當他弟弟需要教導的時候，他並沒有好好去教導，反而弟弟的惡愈來愈嚴重了，最後他就發兵去打他弟弟。這也反映他沒有善巧的用真誠心去教誨他的弟弟。其實，為什麼人不能真誠？心有病！從小就覺得，媽媽不愛他，從小就覺得寵愛弟弟，這心已經不平衡。人心不平衡，怎麼處理都不能達到真誠跟理智，都有一點情緒摻雜在其中。所以這整個發展會變成這個樣子，莊公還是要負很大的責任。而我們看這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，每一個主人翁假如發覺自己的問題肯轉變，這個惡難就會化掉。一件壞事的產生，是所有的人都不理智。其實一件壞事要發生也不容易，要所有的人都頭

昏才發生得成。大家想一想，母親她在這個過程，只要在哪個時期醒過來，這個事就不會惡化。包含他弟弟，他媽媽要了這個「京」來了，這個弟弟假如冷靜一下，那我哥一定很難受，媽，不要這樣，這事就不會發展下去了。莊公假如理智一點，知道這根本繼續走下去就完蛋了。其實，大家想一想，他兩個臣子有沒有分析給他聽？有，你這樣下去一定會愈嚴重的。可是你看莊公是用什麼？用道理在壓他弟弟，是不是講情義？不是。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」、「不義，不暱，厚將崩」，你看這個話，不像是哥哥對弟弟講的話，要講情義，不是講道理。

到最後，其實這個母親醒過來了，為什麼？可能是他大兒子說，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」。畢竟是自己的骨肉，這話講到這麼絕了，可能母親醒過來了，這個事情跟她有關，鬧成這樣是她偏心造成的，所以她自責了。後來一相見，才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泄泄」，她知道自己不對了，心情很不好，最後是這個結局，抒發了她的鬱悶，心情愉快。而母親一轉過來，天性就恢復了。其實兒子哪有不盼這一天，母親愛護他，他很快的就恢復到小時候的心情。而我們這裡可以看到最後，潁考叔，他是快樂的人。你看他時時孝順父母，他很愉快。可是你看，莊公很痛苦，沒好日子過，可能睡不著覺，這個問題不化解，他睡不著覺，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安眠藥？不好睡。大家看，這裡也點出來，什麼是快樂？什麼是人生真樂？莊公貴為一國之君，而且他的富貴是國家第一高的，又貴又富，快不快樂？不快樂，因為沒有母親的愛。

所以孟子說「君子有三樂」，當國君不包含在裡面，「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」，這天倫之樂，這個文章就點出來了。大家現在看很多人很有錢、很有地位，他不快樂，他的孝道有虧，塞住了，兄弟姐妹之間還有不愉快，解決不了，樂不了，良心有愧，樂不了。

所以舜王，至孝之人，他當了天子，他娶了全國最賢德美麗的女子，他不快樂。為什麼？他父母不接受他。等到他真的感動父母了，父母也改過遷善，他很快樂。而且孟子還比喻，今天假如他父母做錯事，官員要來抓他父母，舜王馬上把天子放下，我不幹了，揹著父母逃命，不能眼睜睜看著父母被捉到監獄去，他不忍心，逃命，天子我不要了。這是至孝至善，天性不被功名利祿污染的人表現出來的。雖然莊公後來改過後悔了，但歷史最後讚歎的不是莊公，是誰？是潁考叔，是至孝之人。讓我們從這裡效法孝子的風範，不要造成人生這麼大的錯，然後以自己的孝行、德行，造福於自己的家族，也造福於後世。

這是這一篇《左傳》，跟大家今天就先分享到這裡。大家剛剛有沒有感覺回到春秋時代？好，謝謝大家。